



微型小说

回张彦林

一米线

国华脚尖半踏一米线,侧身前瞻。大理石柜台和防盗铁栏,冰冷而寂静。银行保安腰挎警棍,百无聊赖地在空荡荡的大厅踱来踱去。

这时候银行的玻璃门被推开,一阵冷风吹进,国华打了一个寒战。随风而进的是一个微胖的中年妇女,急匆匆迈进一米线内,插到国华前面。前面顾客办理完业务要退出,被妇女堵了个严实,无奈之下从侧面退出。

国华不服气迎上去,和中年妇女并排站在柜台前面,侧身伸长了胳膊,将钱递到窗口边:汇款!

胖女人看了看国华,厌烦地说了一声:你知不知道排队!不容国华喘口气,啪的一声推开玻璃隔板,将一沓钱扔进交易通道:小王,公司汇款,快!

年轻的银行职员接过钱:李姐,今天这么急!边招呼边斜眼瞅瞅国华:排队去!

是,对方催得要紧,要不明天卡货!中年妇女应答着,斜眼瞅了一眼国华。

看到国华退到一米线外,原本收紧脚步往这边走来的银行保安,又恢复了慵懒踱步的样子。

银行职员边办理业务,边和中年妇女拉家常。这让国华心里更烦。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中年妇女离开,国华将手中的一叠新钱递到窗口,这新钱让他底气十足:汇款三千!

银行职员冷冰冰扔过一句:下班了!

不是五点半下班吗?

门口公告,提早一小时下班。话音未落,窗口喀一声关上了。

国华走出大厅,看着银行门口的告示,听着卷帘门哗哗落下,愣怔怔站在那里,不知所措。

春节前夕,北方一个小山村。

从千里之外的工地赶回来的国华,顾不上休息,抱着刚满三周岁的儿子逗弄,娃,喊爸爸,喊爸爸!

孩子迟钝地看着国华。

“真把咱娃耽搁了?”

“耽搁了。”刚才还满面笑容的妻子,听到国华这样问,笑容即刻收敛,眼圈通红。

“你就不能先借借。”

“借了,就差一千五,借不上了。你的钱也汇不来,专家就呆三天,娃的耳朵就这样耽搁了。医生说开春专家还要来,手术能不能成功,还难说呢。”

天阴了,冷风吹着院里的枯枝飒飒作响。

“你还说我不知道借!你就不知道变通?一个银行不行,不能去别家银行?”

“离工地近的就一家银行,系统维护三天。远的在市区,工地又告不上假。”国华粗大的颧骨上,珠泪泫泫。

儿子不认识国华,东瞅瞅,西瞅瞅,扁扁小嘴,要哭又不敢哭,奶声奶气地吱呀,张着身体往外挣。但他无法挣脱,转动着小脑袋看看父亲,看看母亲,气急地大哭起来。



名家新篇

回肖复兴

是谁让我们的玫瑰如此凋零

今年的女足真的是噩运连连,新年伊始的东亚四国赛中惨败,紧接着阿尔加夫杯赛再一次惨败,已经无情地被甩出在世界二三流之外。我们曾经获得过世界亚军的铿锵玫瑰如此凋零,顷刻之间乱花飞红,几乎到了“黛玉葬花”的地步,真的是让人扼腕叹息。

我想起22年前,1986年底,我只身跑到广东的英德县,采访中国女足的第一任教练丛者余。如今,我们更多记住了伊丽沙白或多曼斯基,记住了杨一民或者谢亚龙,却几乎淡忘了丛者余。那一年,他率领中国女足的姑娘们夺得了亚洲杯冠军。那是我们女足夺得的第一个胜利,而我们女足的历史,从最早成立的山西等几个地方队算起,不过是1980年前后的事情;如果从丛者余正式组建这支女足国家队算起,也只是1983年,迄今有25年的历史。25年,是谁让女足灿烂怒放?又是谁让女足一派凋零?

那一年,丛者余刚从毛尼塔尼亚援外回国,便负责组建我们的第一支女足国家队,他率领姑娘们到广西梧州训练,由于无钱无名,



曾经读过一篇文章,说是人人都有一颗外遇的心,这颗心虽然外人无法看见,但它是客观存在的,你不承认都不行。

在这个几近繁华的世界上,即使是最幸福的婚姻,一个人一生中也有两百次离婚的念头和五十次掐死对方的想法。这话并非出自自我,它必定是对婚姻深有体会的人总结出来的。婚姻久了,一成不变了,男女双方便感到郁闷和透不过气来。正固于此,外遇便像一颗种子,在婚姻的缝隙里慢慢发芽。一不小心,它就长大成熟,并开花结果。

外遇是没有专利的,男人和女人拥有同样的机会,只不过男人与女人相比机遇要多些。外遇应该是这么一种东西,那就是男人和女人

找不到一个外国队可以作为比赛的对手,一直到1986年因为中国民航首航罗马,飞机上一半座位空着,民航免费让女足飞往罗马,提出要求是比赛运动衣上要有“中国民航”的字样。中国足球才获得了和外国队比赛的机会。那是那一年的7月,5个月后,丛者余带领着中国女足获得了亚洲杯冠军。

如今,离北京奥运会只有不到5个月的时间。

我又想起中国女足的另一个主教练马良行。马良行最后的结局,令人扼腕。2007年初,他亚洲杯前抱病淡出中国女足球队。明眼人都知道病无论对马良行自己还是中国足协,都只是新一轮换帅的借口或掩体。当时,闹得沸沸扬扬,但到最后马良行的风波不了了之。

我想起2005年底,马良行出任中国女足主教练的时候,曾经说过这样的话:“碰上了奥运会,我是幸运的,我得用我的性命去重振中国女足的雄风。”他的内心里是瞄准着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那时,离北京奥运会还有将近三年的时间。

我之所以想起这两位教练,是想说明中国女足曾经拥有的辉煌,是我们中国自己的教练带出来的,是他们的卓越能力、他们的艰苦努力、他们的代代相传的承继的结果。从什么时候,我们开始不相信我们本土自己的教练,而

把目光齐刷刷都落在洋人的头上了呢?又是什么原因、什么思想导致我们相信在女足这方天地中一定就是外国的月亮圆了呢?

我有时会想,而且百思不解,为什么就不能容忍一下马良行呢?给他一次实践自己诺言的机会?他在上任伊始时候说过:“我给自己的时间是一次世界杯,一次奥运会,如果交不出成绩来,不用别人说,我也会自己走人。”如果能够给他一次机会,结果会怎么样呢?会比如今在伊丽沙白手下的结果更差吗?

但是,体育比赛中充满变数,人生中也一样波诡云谲,更重要的是在行政足球的现行体制下,在政绩足球的思维模式前,在急功近利的膨胀心态中,中国女足没有给马良行这样的机会。

中国足协沿着他们政绩足球的惯性思路,宁赠外邦,不给家奴,先把中国女足教练的大权交给了德国女人多曼斯基,然后又转手给了法国人伊丽沙白,上演着球迷讥讽的“换帅连续剧”。只是在这样走马灯一样频繁换帅的过程中,中国女足踢得越来越差,凋零得越来越令人惨不忍睹。

前车之鉴,但愿我们——而不独独是中国足协,能够吸取教训而化为财富,这样才不辜负女足姑娘们曾经用青春付出的这般惨痛代价。



感悟婚恋

回王留强

外遇是场寂寞的舞会

寂寞了,便如从井底跳到井沿的青蛙,蓦然感到这个世界如此新奇和畅快,便再也不愿回到井底了。外遇是个很诱人的东西,别人有了,自己也存心想试一试。但外遇不是童年的游戏,玩过了想停止就停得住的,它是一个危险的游戏,一方停住了,而另一方却欲罢不能,你得一直陪他玩下去,否则便永无宁日。外遇,仿佛是点燃起来的一堆柴草,既然点燃了,便难以熄灭。特别是一遇风吹草动,还会死灰复燃。

舞会,是个浪漫的词语,极易让人想到斑驳陆离的灯光。对情窦初开的少男少女而言,弥漫着一种憧憬和愉悦。对婚后的男女,则多了一层诡秘暧昧的色彩。外遇,让人学会了言不由衷,学会了躲躲闪闪,学会了心不在焉,学会了假话连篇。外遇是不分婚龄段的,没有七年之痒和十年之痛之分。一旦有了外遇,原本海誓山盟的爱情堡垒便瞬间坍塌。多年的爱情之堤,完全崩溃于一

朝一夕。

对三四十岁的男人女人而言,提防外遇显得尤为重要。这个年龄,很多人把心思放在孩子身上,放在了工作之上,忽略了自己的爱人和家庭。女人全没了恋爱时的巧盼倩兮、秋水含情,男人全没了甜言蜜语、细心呵护。于是,寂寞空虚便乘虚而入,婚姻鸿沟愈来愈宽,外遇便萌芽成一株参天大树,然后倾倒,将原本幸福的小屋砸得支离破碎。

爱情和婚姻不是一劳永逸的,外遇和爱情势不两立。阻止外遇,保卫爱情,是一场殊死搏斗。一方有了外遇,切莫火上浇油,这样往往会使野火越烧越烈。外遇也是有生命周期的,提防它,敲打它,它就经不住考验,渐渐会自生自灭。婚姻中的双方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是个玩童,新鲜劲一过,自然便分崩离析。防止外遇,双方都要时常保持恋爱时的风度、温度以及距离,互为关怀,互相取暖,互留空间,如此外遇才能无隙可乘,望而止步。

独家连载

我要富贵 (三十四)

林雪 著

小说道出了在中国做一个成功民营企业家的真谛与天机
新一代知识精英“玉石”们的私人版,最真实的“激情与梦想”
最撼动人心的爱恋与追随、深情与执著,最无奈与最残酷的背叛和纠缠



大众文艺出版社

他狂乱地吻她,抚摸着她,不放过她身体的任何一处。

渐渐地他们就躺到了地上。

他的大脑在高速地旋转。

“太美了,我一定不能让她走,她是我的,她是我的,如果到海口,一下船,她可能就会离开我,她这么单纯,海口居心不良的男人太多了,那就把她糟蹋了,不行我一定不能让她走。”

占有的欲望,使他再度燃烧起来。

阿香本能地用手去挡,可是已经晚了。

阿三用裤衩一点点给她擦净,当擦到大腿根时,他小心翼翼地把自己的双腿再次搬开,用手指沾了一点儿液体,举到眼前仔细审看,“啊,血!”他惊喜急促地叫了一声,猛地趴下,流着

泪用舌头一点点把她身下的血迹舔干。

阿香一直珍藏憧憬的梦,没想到是这样。

读高中时,她曾喜欢一个叫王水根男孩,却从不敢跟他说一句话。

高考落榜,她父母急着要给她找婆家,她说:“要嫁可以,我要嫁给王水根。”父母问王水根是谁,她说,是她的同学。父母又问他住哪里。一听是住山里的,父亲气得抬手就给了她一耳光,骂她下贱,声音只要她敢跟那个什么水根,就把她的腿打断。

这次来海口,本是想千遍万遍找王水根和她一起走,末了也没敢找他说句话。

此时,她的脑中掠过王水根常常凝视着她的深情羞涩的眼神,心中猛然有一种失落。她知

道她就这样轻易地交出了自己,也交出了自己的梦,这辈子再也不可能找水根,跟他在一起了。

失落和伤心使她抽泣起来。

阿三忙把她抱住,边亲边替她抹泪说:“别怕,阿香,你是我的,我喜欢你,我要你。你是我的,这一辈子,你要跟我,我会对你负责的。”

那是1987年的故事。

多年以后,已经经历过几个男人,做了歌舞厅妈咪的阿香,每当那些小姐妹议论歌厅又有哪个刚入行的十四五岁、十七岁的小姐,处女被卖了十万、十五万、十七万时,阿香就会斜倚在床上,“啪”的点燃一支烟,深吸一口,仰头凝视着吐出的白雾,在那袅袅升起的打着旋转的烟雾中,说:“Cao!现在的女孩子真聪明,知道把自己卖那么多钱,我们那时多傻,一分钱没要,就把一个完完整整的处女白给了他,还觉得很幸福呢,只知道喜欢,只知道爱,哪知道钱呢?这还不算,后来还用自己做小姐挣的钱,帮他养老婆孩子呢?喂?你们说傻不傻?他妈的,真是狗屁不值!一钱不值!”

说这些话的时候,阿香的神情有些不屑又有些自得,还有些自嘲,没有人知道其实她是在怀念她一生中也许是唯一的一个真正爱过她的男人,怀念他们一起共度的那段美好的时光。

她说的“Cao”,实际上是“操”的转音,也许这样文雅一些?